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八回 辦禮物攜資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師

我送子明去了，便在書房裡隨意歪著，和衣稍歇，及至醒來，已是午飯時候。自此之後，一連幾個月，沒有甚事。忽然一天在轅門抄上，看見我伯父請假赴蘇。我想自從母親去過一次之後，我雖然去過幾次，大家都是極冷淡的，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。昨天請了假，不知幾時動身，未免去看看。走到公館門前看時，只見高高的貼著一張招租條子，裡面闕其無人。暗想動身走了，似乎也應該知照一聲，怎麼悄悄的就走了。回家去對母親說知，母親也沒甚話說。又過了幾天，繼之從關上回來，晚上約我到書房裡去，說道：「這兩天我想煩你走一次上海，你可肯去？」我道：「這又何難。但不知辦甚麼事？」繼之道：「下月十九是藩臺老太太生日，請你到上海去辦一份壽禮。」我道：「到下月十九，還有一個多月光景，何必這麼亟亟？」繼之道：「這裡頭有個緣故。去年你來的時候，代我匯了五千銀子來，你道我當真要用麼？我這裡多少還有萬把銀子，我是要立一個小小基業，以為退步，因為此地的錢不夠，所以才叫你匯那一筆來。今年正月裡，就在上海開了一間字號，專辦客貨，統共是二萬銀子下本。此刻過了端節，前幾天他們寄來一筆帳，我想我不能分身，所以請你去對一對帳。老實對你說：你的二千，我也同你放在裡頭了，一層做生意的官息比莊上好，二層多少總有點贏餘。這字號裡面，你也是個東家，所以我不煩別人，要煩你去。再者，這份壽禮也與前不同。我這裡已經辦的差不多了，只差一個如意。這裡各人送的，也有翡翠的，也有羊脂的。甚至於黃楊、竹根、紫檀、瓷器、水晶、珊瑚、瑪瑙，無論整的、鑲的都有了；我想要辦一個出乎這幾種之外的，價錢又不能十分大，所以要你早去幾天，好慢慢搜尋起來。還要辦一個小輪船……」我道：「這辦來作甚麼？大哥又不常出門。」繼之笑道：「哪裡是這個，我要辦的是一尺來長的頑意兒。因為藩署花園裡有一個池子，從前藩臺買過一個，老太太歡喜的了不得，天天叫家人放著頑。今年春上，不知怎樣翻了，沉了下去，好容易撈起來，已經壞了，被他們七攪八攪，越是鬧得個不可收拾，所以要買一個送他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東西從來沒有買過，不知要多少價錢呢？」繼之道：「大約百把塊錢是要的。你收拾收拾，一兩天裡頭走一趟去罷。」

我答應了，又談些別話，就各去安歇。

次日，我把這話告訴了母親，母親自是歡喜。此時五月裡天氣，帶的衣服不多，行李極少。繼之又拿了銀子過來，問我幾時動身。我道：「來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。」繼之道：「先要叫人去打聽了的好。不然老遠的白跑一趟。」當即叫人打聽了，果然今日來不及，要明日一早。又說這幾天江水溜得很，恐怕下水船到得早，最好是今日先到洋篷上去住著。於是我定了主意，這天吃過晚飯，別過眾人，就趕出城，到洋篷裡歇下。果然次日天才破亮，下水船到了，用舢舨渡到輪船上。

次日早起，便到了上海，叫了小車推著行李，到字號裡去。繼之先已有信來知照過，於是同眾伙友相見。那當事的叫做管德泉，連忙指了一個房間，安歇行李。我便把繼之要買如意及小火輪的話說了。德泉道：「小火輪只怕還有覓處；那如意他這個不要，那個不要，又不曾指定一個名色，怎麼辦呢？明日待我去找兩個珠寶掮客來問問罷。那小火輪呢，只怕發昌還有。」當下我就在字號裡歇住。

到了下午，德泉來約了我同到虹口發昌裡去。那邊有一個小東家叫方伏廬，從小就專考究機器，所以一切製造等事，都極精明。他那舖子，除了門面專賣銅鐵機件之外，後面還有廠房，用了多少工匠，自己製造各樣機器。德泉同他相識。當下彼此見過，問起小火輪一事。伏廬便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只是多年沒有動了，不知可還要得。」說罷，便叫伙計在架子上拿了下來。掃去了灰土，拿過來看，加上了水，又點了火酒，機件依然活動，只是舊的太不像了。我道：「可有新的麼？」伏廬道：「新的沒有。其實銅鐵東西沒有新舊，只要拆開來擦過，又是新的了。」我道：「定做一個新的，可要幾天？」伏廬道：「此刻廠裡忙得很，這些小件東西，來不及做了。」我問他這個舊的價錢，他要一百元。我便道：「再商量罷。」

同德泉別去，回到字號裡。早有伙計們代招呼了一個珠寶掮客來，叫做辛若江。說起要買如意，要別緻的，所有翡翠、白玉、水晶、珊瑚、瑪瑙，一概不要。若江道：「打算出多少價呢？」我道：「見了東西再講罷。」說著，他辭去了。是日天氣甚熱，吃過晚飯，德泉同了我到四馬路昇平樓，泡茶乘涼，帶著談天。可奈茶客太多，人聲嘈雜。我便道：「這裡一天到晚，都是這許多人麼？」德泉道：「上半天人少，早起更是一個人沒有呢。」我道：「早起他不賣茶麼？」德泉道：「不過沒有人來吃茶罷了，你要吃茶，他如何不賣。」坐了一會，便回去安歇。

次日早起，更是炎熱。我想起昨夜到的昇平樓，甚覺涼快，何不去坐一會呢。早上各伙計都有事，德泉也要照應一切，我便不去驚動他們。一個人逛到四馬路，只見許多舖家都還沒有開門。走到昇平樓看時，門是開了；上樓一看，誰知他那些杌子都反過來，放在桌子上。問他泡茶時，堂倌還在那裡揉眼睛，答道：「水還沒有開呢。」我只得惘惘而出。取出表看時，已是八點鐘了。在馬路逛蕩著，走了好一會，再回到昇平樓，只見地方剛才收拾好，還有一個堂倌在那裡掃地。我不管他，就靠欄杆坐了，又歇了許久，方才泡上茶來。我便憑欄下視，慢慢的清風徐來，頗覺涼快。忽見馬路上一大群人，遠遠的自東而西，走將過來，正不知因何事故。及至走近樓下時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幾個巡捕押著一起犯人走過，後面圍了許多閒人跟著觀看。那犯人當中，有七八個蓬頭垢面的，那都不必管他；只有兩個好生奇怪，兩個手裡都拿著一頂熏皮小帽，一個穿的是京醬色寧綢狐皮袍子，天青緞天馬出風馬褂，一個是二藍寧綢羔皮袍子，白灰色寧綢羔皮馬褂，腳上一式的穿了棉鞋。我看了老大吃了一驚，這個時候，人家赤膊搖扇還是熱，他兩個怎麼鬧出一身大毛來？這才是千古奇談呢！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，真是何苦！然而此中必定有個道理，不過我不知道罷了。

再坐一會，已是十點鐘時候，遂會了茶帳回去。早有那辛若江在那裡等著，拿了一枝如意來看，原是水晶的，不過水晶裡面，藏著一個蟲兒，可巧做在如意頭上。我看了不對，便還他去了。德泉問我到哪裡去來。我告訴了他。又說起那個穿皮衣服的，煞是奇怪可笑。德泉道：「這個不足為奇。這裡巡捕房的規矩，犯了事捉進去時穿甚麼，放出來時仍要他穿上出來。這個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。」旁邊一個管帳的金子安插嘴道：「不錯。去年冬月裡那一起打房間的，內中有兩個不是判了押半年麼。恰是這個時候該放，想必是他們了。」我問：「甚麼叫做『打房間』？」德泉道：「到妓館裡，把妓女的房裡東西打毀了，叫打房間。這裡妓館裡的新聞多呢，那逞強的便去打房間，那下流的，便去偷東西。」我道：「我今日看見那個人穿的很體面的，難道在妓院裡鬧點小事，巡捕還去拿他麼？」德泉道：「莫說是穿的體面，就是認真體面人，他也一樣要拿呢。前幾年有一個笑話：一個姓朱的，是個江蘇同知，在上海當差多年的了；一個姓袁的知縣，從前還做過上海縣丞的。兩個人同到棋盤街二妓館裡去頑。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，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規矩，凡是客人，不分老小，一律叫少爺的。妓院的丫頭，叫了他一聲朱少爺，姓朱的劈面就是一個巴掌打過去道：『我明明是老爺，你為甚麼叫我少爺！』那丫頭哭了，登時就兩下裡大鬧起來。妓館的人，便暗暗的出去叫巡捕。姓袁的知縣，乘人亂時，溜了出去，一口氣跑回城裡花園街公館裡去了。那姓朱的還在那裡『羔子』、『王八蛋』的亂罵。一時巡捕來了，不由分曉，拉到了巡捕房裡去，關了一夜。到明天解公堂。他和公堂問官是認得的，到了堂上，他搶上一步，對著問官拱手，彎彎腰道：『久違了。』那問官吃了一驚，站起來也彎彎腰道：『久違了。呀！這是朱大老爺，到這裡甚麼事？』那捉他的巡捕見問官和他認得，便一溜煙走了。妓館的人，本來照例要跟來做原告的，到了此時，也嚇的抱頭鼠竄而去。堂上陪審的洋官，見是華官的朋友，也就不問了，姓朱的才徜徉而去。當時有人編出了一個小說的回目，是：『朱司馬被困棋盤街，袁大令逃回花園街。』」

我道：「那偷東西的便怎麼辦呢？」德泉道：「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。」我道：「偷的還是賊呢，還是嫖客呢？」德泉道：「偷東西自是個賊，然而他總是扮了嫖客去的多。若是撬窗挖壁的，那又不奇了。」子安插嘴道：「那偷水煙袋的，真是一段新

聞。這個人的履歷，非但是新聞，簡直可以按著他編一部小說，或者編一齣戲來。」我忙問甚麼新聞。德泉道：「這個說起來話長，此刻事情多著呢，說得連連斷斷的無味，莫若等到晚上，我們說著當談天罷。」於是各幹正事去了。

下午時候，那辛若江又帶了兩個人來，手裡都捧著如意匣子，卻又都是些不堪的東西，鬼混了半天才去。我乘暇時，便向德泉要了帳冊來，對了幾篇，不覺晚了。晚飯過後，大家散坐乘涼，復又提起妓館偷煙袋的事情來。德泉道：「其實就是那麼一個人，到妓館裡偷了一支銀水煙袋，妓館報了巡捕房，被包探查著了，捉了去。後來卻被一個報館裡的主筆保了出來，並沒有重辦，就是這麼回事了。若要知道他前後的細情，卻要問子安。」

子安道：「若要細說起來，只怕談到天亮也談不完呢，可不要厭煩？」我道：「那怕今夜談不完，還有明夜，怕甚麼呢。」子安道：「這個人姓沈，名瑞，此刻的號是經武。」我道：「第一句通名先奇，難道他以前不號經武麼？」子安道：「以前號輯五，是四川人，從小就在一家當舖裡學生意。這當舖的東家是姓山的，號叫仲彭。這仲彭的家眷，就住在當舖左近。因為這沈經武年紀小，時時叫到內宅去使喚，他就和一個丫頭鬼混上了。後來他升了個小伙計，居然也一樣的成家生子，卻心中只忘不了那個丫頭。有一天，事情鬧穿了，仲彭便把經武攆了，拿丫頭嫁了。誰知他嫁到人家去，鬧了個天翻地覆，後來竟當著眾人，把衣服脫光了。人家說他是個瘋子，退了回來。這沈經武便設法拐了出來，帶了家眷，逃到了湖北，住在武昌，居然是一妻一妾，學起齊人來。他的神通可也真大，又被他結識了一個現任通判，拿錢出來，叫他開了個當舖，不上兩年就倒了。他還怕那通判同他理論，卻去先發制人，對那通判說：『本錢沒了，要添本；若不添本，就要倒了。』通判說：『我無本可添，只得由他倒了。』他說：『既如此，倒了下來要打官司，不免要供出你的東家來；你是現任地方官，做了生意要擔處分的。』那通判急了，和他商量，他卻乘機要借三千兩銀子訟費，然後關了當舖門。他把那三千銀子，一齊交給那拐來的丫頭。等到人家告了，他就在江夏縣監裡挺押起來。那丫頭拿了她的三千銀子，卻往上海一跑。他的老婆，便天天代他往監裡送飯。足足的挺了三年，實在逼他不出來，只得取保把他放了。他被放之後，撇下了一個老婆、兩個兒子，也跑到上海來了。虧他的本事，被他把那丫頭找著了，然而那三千銀子，卻一個也不存了。於是兩個人又過起日子來，在胡家宅租了一間小小的門面，買了些茶葉，攬上些紫蘇、防風之類，貼起一張紙，寫的是『出賣藥茶』。兩個人終日在店面坐著，每天只怕也有百十來個錢的生意。誰知那位山仲彭，年紀大了，一切家事都不管，忽然高興，卻從四川跑到上海來逛一趟。這位仲彭，雖是個當舖東家，卻也是個風流名士，一到上海，便結識了幾個報館主筆。有一天，在街上閒逛，從他門首經過，見他二人雙雙坐著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就踱了進去。他二人也是吃驚不小，只道捉拐子、逃婢的來了，所以一見了仲彭，就連忙雙雙跪下，叩頭如搗蒜一般。仲彭是年高之人，那禁得他兩個這種乞憐的模樣，長歎一聲道：『這是你們的孽緣，我也不來追究了！』二人方才放了心。仲彭問起經武的老婆，經武便詭說他死了；那丫頭又千般巴結，引得仲彭歡喜，便認做了女兒。那丫頭本來粗粗的識得幾個字，仲彭自從認了他做女兒之後，不知怎樣，就和一個報館主筆胡繪聲說起。繪聲本是個風雅人物，聽說仲彭有個識字的女兒，就要見見。仲彭帶去見了，又叫他拜繪聲做先生。這就是他後來做賊得保的來由了。從此之後，那經武便搬到馬路去，是個一樓一底房子，胡亂弄了幾種丸藥，掛上一個京都同仁堂的招牌，又在報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。誰知這告白一登，卻被京裡的真正同仁堂看見了，以為這是假冒招牌，即刻打發人到上海來告他。」

正是：影射須知干例禁，衙門準備會官司。未知他這場官司勝負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